

· 命门研究专题 ·

朱丹溪相火论与明代命门学说的本体化转型

鲁 晓 聪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长沙 410082)

摘要: 命门学说在明代开始向哲学本体层面发展。元代儒医朱丹溪是命门学说本体化的推动者, 他虽然未明确提及命门相关理论, 但明代命门学说的转型实则肇始于他对“相火论”的创新。朱丹溪之前, 火与命门已然联系密切, 他在肯定二者联系的基础上, 从太极动静中为火的恒动性寻求依据, 将火视为宇宙万物生发的动因。朱丹溪“援太极入火”, 同时基于火与命门之间的联系, 成功为命门学说寻求到一个哲学本体上的依据。自朱丹溪之后, 明代医家常用太极来探讨命门的位置及功用, 命门因而具有本体之意。从朱丹溪的“相火论”着眼, 可以明晰“太极入医”的生发过程, 从而更好地洞悉命门学说在明代转型的实质。

关键词: 朱丹溪; 相火论; 命门学说; 太极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No.20&ZD032)

ZHU Dan-xi's theory of ministerial fire and the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life gate theory in the Ming dynasty

LU Xiao-cong

(Yue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ife gate (Mingmen) began to develop to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noumenon in the Ming dynasty. ZHU Dan-xi, a confucian doctor in the Yuan dynasty, was the promo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gate (Mingmen) theory to the ontological level of philosophy. Although he did not explicitly menti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life gate (Mingm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gate (Mingmen) theory actually began with his innovation of 'Ministerial fire (Xianghuo)'. Before ZHU Dan-xi, fire and life gate (Mingmen) had been closely linked. On the basis of affi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e sought the basis for the constant movement of fire from the movement and stillness of Taiji, and regarded fire as the 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ZHU Dan-xi 'taked Taiji into fire', an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e and life gate (Mingmen), he successfully found a philosophical ontological basis for Mingmen theory. Since ZHU Dan-xi, doctors in the Ming dynasty often used Taiji to explore the loc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gate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U Dan-xi's 'Ministerial fire (Xianghuo)',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gate (Mingmen) theory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ZHU Dan-xi; Theory of ministerial fire; Life gate theory; Taiji

Funding: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20&ZD032)

命门学说在我国古代医学发展史上历久弥新。早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中便已涉及命门理论, 无论是《内经》提出的“目命说”, 还是《难经》所言的“右肾命门说”, 皆反映了我国早期医学对命门的认识。虽然《内经》与《难经》对命门描述的不同间接促进了后世医家对命门学说的讨论, 但是汉唐、两宋时期的医家对命门的研究仍未摆脱二经的桎梏, 论说焦点仍集中于命门的位置及功用。及至明代, 命门学说一改往日“形下之器”的

形象, 逐渐向“形上之本体”层面发展, 医家对命门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它的位置和功用, 而是进而将命门视为人身之太极, 命门由此被赋予太极之内涵。命门学说在明代的转型已然受到学界关注, 孟庆云^[1]指出明代医家因吸收太极图的思想而提出各种命门学说, 并提及朱丹溪以太极阐释医理; 范奇鑫等^[2]同样认为太极范畴与中医理论的明确结合始于朱丹溪; 姚春鹏^[3]亦指出朱丹溪援引太极入医对后世中医理论的影响; 诚然, 无论是朱丹溪与太极, 还是太极与

命门的关系,前人皆已有所述。然而,朱丹溪援引太极具体揭示了何种医理以及相火、太极与命门本体化转型之间的内在理路问题似有未明。鉴此,笔者希冀“接着讲”,明晰上述未明之处,以补前人之阙。

援太极入火:朱丹溪首揭相火恒动性

相火源出《内经》,从属运气系统,虽然历代医家对相火均有讨论,但在朱丹溪之前并未处于突出地位,讨论范围亦不出《内经》的理论框架。《难经》则最早对肾脏层面的命门展开系统论述,该书不但明确了命门的位置,同时阐明了对男女产生的不同作用。然而,自《内经》《难经》后,无论相火还是命门学说,在金元之前并未得到过多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亦是鲜有医者问津。直至金医刘完素首创“命门相火说”时,相火与命门才产生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联系。刘完素在继承《难经》基础上有所发挥,突破了命门属水之论,阐明了命门具有相火的属性。然而,刘完素的“命门相火说”却带有较深的道教色彩。朱丹溪虽是在刘完素的基础上对相火进行创新,但朱丹溪却以儒学为宗,丝毫不提道教修炼,而是从理学太极中汲取资源,命门学说在明代的本体化转型便肇始于此。可以说,刘完素建立的命门与相火之间的联系是明代命门学说本体化转型的先决条件,朱丹溪援引太极入相火则是促进明代命门学说本体化转型的直接原因。

朱丹溪运用太极揭示相火的内在特性,使相火这一古老的医学概念得到哲学性的诠释,那么朱丹溪的诠释具体如何展开的?朱丹溪首先沿袭前人的思想,对相火所寄于的部位进行探讨。他认为人体中的肝、肾、胆、三焦皆有火的存在,但是相火则存在于肝、肾之中。他说:“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4]。又说:“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天地乎”^[2]。木之气、水之气是相火在自然中的形态,龙雷与海则是相火在自然界中所寄于的位置,落实到人身之中,则是在肝肾二脏。由此可见,虽然朱丹溪并不像刘完素那样认为相火皆在右肾之中,但是他也未曾质疑或者否定肾中存在相火,而且统观相火论,可以发现相火主要发源于肾,即是说相火主要还是寄于肾脏。值得注意的是:朱丹溪并未使用命门的概念来说明相火的位置,也并未探讨命门的位置、属性与功能,看似割裂了自《难经》以来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实则经由相火论开启了研究命门学说的新篇章。

朱丹溪虽是主相火论者,但是在他看来相火乃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一方面,相火是宇宙万物生命

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它又是身体的元气之贼,疾病的致因,相火因而具有二重性。朱丹溪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4]。显然,无论是天创生万物还是人生命存在,都是因为处于一个不停运动的状态,之所以会有这种动力便是因相火的作用。朱丹溪又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4]。相火无论在天还是在人,对生化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进一步强调相火之于生命的意义。相火虽是生命的动力,对人体的生命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会有不正常之动,消耗人体的阴精,成为元气之贼,导致疾病甚至死亡。就相火的二重性来看,无论是于人体有益的正火还是由于妄动产生的邪火,皆与医家所谈论的命门功能有相似之处,并且都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

仅从相火的二重性或许还无法看出朱丹溪的相火与明代命门本体化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但是在丹溪创造性地运用太极诠释相火之后,可以说直接改变了后世命门学说的立论依据。朱丹溪肯定相火的恒动性,并认为是天人所共有的动力,而究其理论渊源乃是从理学的太极动静观立论。他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4]。这就为火的恒动性寻求了一个宇宙论的解释,若是再观火对天地万物的生化作用,可以发现真正推动天地万物造化的源头还是太极。可见,朱丹溪此时实则在刘完素“命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发出“太极相火论”。朱丹溪取法太极、创发新论可以说与周敦颐密不可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对上述宇宙生成模式的论述虽然简单,但较为完整,之后经由朱熹的注释,一跃成为理学的正统宇宙论,而朱丹溪作为许谦的弟子,援引周敦颐的太极入论并不意外。朱丹溪将太极引入医论,无形中为人的生命寻求了一个哲学本体上的依据。命门所要探讨的是具体的生命之根在何处,而太极则为抽象化的生命之根,二者互为表里。虽然朱丹溪在其理论系统中并未阐述命门具体在何处,但他将太极引入就说明存在一个更加原始的、抽象的生命之根,无法用某个具体的脏腑来代表。太极可视为化生自然万物的源头,命门则是人体的“生命之门”^[5],命门因而具有太极之意。正如朱丹溪所说:“先儒谓物物具太极,学人其可不触类而长,引而伸之乎”^[4]!由于朱丹溪在明代的较大影响力,故明代诸医家受到其“太

极相火论”的影响皆开始寻求人身之太极,命门因而不再仅是医学的概念,而是兼具本体之意。

太极述命门:明代命门学说的本体化倾向

朱丹溪将相火的恒动上溯至理学太极论,无形中为人体生命寻求了一个哲学本体上的依据。朱丹溪所言“物物具太极”实则蕴含二意:其一,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均有属于自身的太极;其二,学人应将太极之意与范围进行引申。明代命门学说常以太极立论便是引申太极之意的具体体现,同时,命门经由明代医家的诠释,不再仅仅具有医学内涵,而是兼具哲学思想上的追求。正如孟庆云所说:“(金元以后的医家)又设想人体还有一个高于五脏六腑的更高的主宰。这是在宋明理学太极学说的影响下,沿着朱丹溪‘人身各有一太极’思路下,对藏象理论的重大突破。由是先后或同时产生了既相近又不同的多种命门学说,其中以孙一奎的动气命门、张介宾的水火命门、赵献可的君主命门最为著称”^[6]。孙一奎、张介宾和赵献可皆为明代著名医家,他们的命门学说虽然各具特色,但三人在论述中无不从太极寻求依据,这正是孟庆云所言多种命门学说“既相近又不同”的原因,同时亦是对朱丹溪“物物具太极”思想的接续。

理学太极论经由朱丹溪的援引,得到后世医家的颇多关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亦得到医家的重视,太极遂成为明代医家为命门寻求的哲学本体层面的依据。《太极图说》得到医家的广泛认可,虽与朱丹溪的主观推崇和影响力有关,但同样存在客观必然性。黄宗羲诠释太极图时说:“其最下圈,名为‘玄牝之门’,玄牝即谷神,牝者窍也,谷者虚也,指人身命门两肾空隙之处,气之所由以生,是为祖气”^[7]。可见,周敦颐所述太极图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包涵命门之意,太极正如命门一样,代表着人体的生机活力。太极与命门同时具足于周敦颐的理论体系中,恰为医家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在朱丹溪首次援引太极入医之后,明代医家论说命门时争相取法太极。

孙一奎《医旨绪余》前3篇分别为《太极图抄引》《太极图》《太极图说》,可见太极图在他医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孙一奎还仿照《太极图说》作《命门图说》,将太极之理用来诠释他的“动气命门说”,其说:“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此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名动气者,盖动则生,亦阳之

动也,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两肾,静物也,静则化,亦阴之静也。此太极之体所以立也。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其斯命门之谓欤”^{[8]6-7}。

孙一奎取法周敦颐,接受“太极-两仪-五行”的宇宙生成模式,将太极视为新生命成形的动力。他将动静、阴阳、水火木金土视为命门功用的体现,意味着命门与太极实有相似之功能。在孙一奎看来,命门所能生是因为其内含动气,“气之动”正是人体生命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无形动力,因而称孙一奎的学说为“动气命门说”。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直言:“命门具太极之理,而阴阳五行系焉,脏腑之所由生也。盖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9]。可见,太极与命门在孙一奎的理论体系中已然密不可分。诚然,孙一奎并未引入火来描述命门的属性,但他用太极来比喻命门之于人身的本体作用则深受“物物具太极”思想的影响,正如他说:“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中一物尔,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8]1}。

赵献可在自己的医论中同样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加以阐释,并进而创发“君主命门说”,他说:

“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不明,而制为太极图。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未分之太极。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一中分太极。中字之象形,正太极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圆之,即是无极。既曰先天太极,天尚未生,尽属无形,何为伏羲画一奇,周子画一圈,又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10]。

可见,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不仅是理学中人谈论,医学家同样津津乐道。赵献可不仅停留在阐释《太极图说》的阶段,更是依据太极之意重绘人身命门图并加以注释。赵献可说:“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10]。“两肾具属水,左为阴水,右为阳水。以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在两肾中。命门左边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命门右边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无形,日夜潜行不息。两肾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10]。赵献可所说的两肾便是命门左右两边的小黑圈和小白圈,二者相合成一太极,此太极即是命门。赵献可不仅重新定位了命门的位置,而且将其视为主宰人身的“真君真主”,从而赋予命门一个较为抽象和本原的意义。此外,必须注意的是,虽然赵献可指出命门属火,但此火与朱丹溪的相火不同,是一种先天之火。

张介宾的“水火命门说”虽然与孙一奎、赵献可的命门学说多有不同,但张介宾对命门的阐发亦是以太极为基础。他说:“命门居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

极,由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11]。可见,张介宾不仅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而且肯定了命门兼具水火之性,故而张介宾提出“水火命门说”。虽然张介宾批判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但张介宾承认命门为人身之太极,即是说他的命门学说亦是对太极的“触类而长”和“引而伸之”。

经上述分析,无论孙一奎、赵献可还是张介宾,他们的命门学说皆引申了太极之意,他们把命门视为人身之太极的过程,即是命门逐渐具有本体之意的过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医家将命门比附太极的作法不仅得益于朱丹溪引太极入医,而且深受我国古代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明代命门与太极之间的关系正如清代医者叶霖所述:“人与天地参,命门与太极相似,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自命门生两肾,两肾生六脏六腑,六脏六腑生四肢百骸之类”^[12]。诚然,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三人无法反映整个明代医学界的不同命门学说,但由于三家之论较为完善,代表了命门学说研究的最高成就,标志着中医命门学说的成熟^[13],以及三人在明代医学界的地位与影响,故依旧可从三人有关命门的论述中管窥明代命门学说的发展趋势。理学太极论是影响明代命门学说转型的重要理论,朱丹溪则是将太极引入医学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明代命门学说的本体化转型实则自朱丹溪时已然开始。正如姚春鹏所言:“由金元医家朱丹溪开始引入理学太极观念,导致后期中医学理论发生了嬗变”^[3]。命门学说在明代的本体化转型便是中医理论嬗变的例证。朱丹溪对命门学说的影响可择要归纳为表1。

表1 朱丹溪对命门学说的影响

时间	理论特点
朱丹溪前	命门相火论: 相火命门
朱丹溪	太极相火论: 太极相火
朱丹溪后	命门太极说: 太极命门

小结

自《难经》提出肾脏层面的命门学说之后,汉唐医家受到道家道教的影响,将火与命门紧密联系起

来。入宋之后,由于理学“格致”学风的影响,命门的研究得到新的发展,刘完素明确了命门的相火属性。朱丹溪在命门学说的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在综合吸收刘完素“命门相火论”的同时,又基于自己深厚的理学修养,将太极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他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命门,但为明代命门的研究提供了哲学本体上的依据,促进了明代命门学说的本体化转型。如果说,朱丹溪经由太极明确了相火的恒动性是对自己火论体系的完善,那么他建立相火与太极的联系则促进了明代命门学说的创新发展。因而,我们可见明代诸医家多沿丹溪“人身各有一太极”的思想来阐述命门,并赋予命门以哲学本体层面的内涵。要言之,明代命门学说发生转型的实质便是命门像太极一样具有形上本体之内涵,而太极与命门之间得以建立联系则是因朱丹溪对相火的重新诠释。相火不但是朱丹溪援引太极入医的载体,亦是连接太极与命门之间的桥梁。经由相火的引入,太极与命门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得以更加明晰,命门学说在明代发生本体化转型的内在理路亦得到彰显。

参考文献

- [1] 孟庆云.太极与中医学理论.中国医药学报,1995(1):19-21,63
- [2] 范奇鑫,吴世彩.医易太极范畴论.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319-321
- [3] 姚春鹏.理学太极论与后期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嬗变.周易研究,2009(2):86-96
- [4] 元·朱丹溪.格致余论//朱丹溪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25-27
- [5] 林明欣,于智敏,张萌.《外经微言》命门学说发微.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2):6064-6070
- [6] 孟庆云.命门学说的理论源流及实践价值.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7):483-485,488
- [7]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515
- [8] 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 [9] 明·孙一奎.赤水玄珠全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36:1077
- [10] 明·赵献可.医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5
- [11] 明·张介宾.类经图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446
- [12] 清·叶霖.难经正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67
- [13] 林明欣.命门学说理论研究及临床发微——基于《外经微言》的解读.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55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2日)